

中學中國語文科課程中的文學文化及國家安全教育（修訂）

香港教育大學文學及文化學系

馮志弘

2023年12月21日

主題一：感染力與說服力

——以史論政，借古諷今（《六國論》及其他）

主題二：想像力與再創造

——與造物者遊與「無待」

（《莊子·逍遙遊》、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及其他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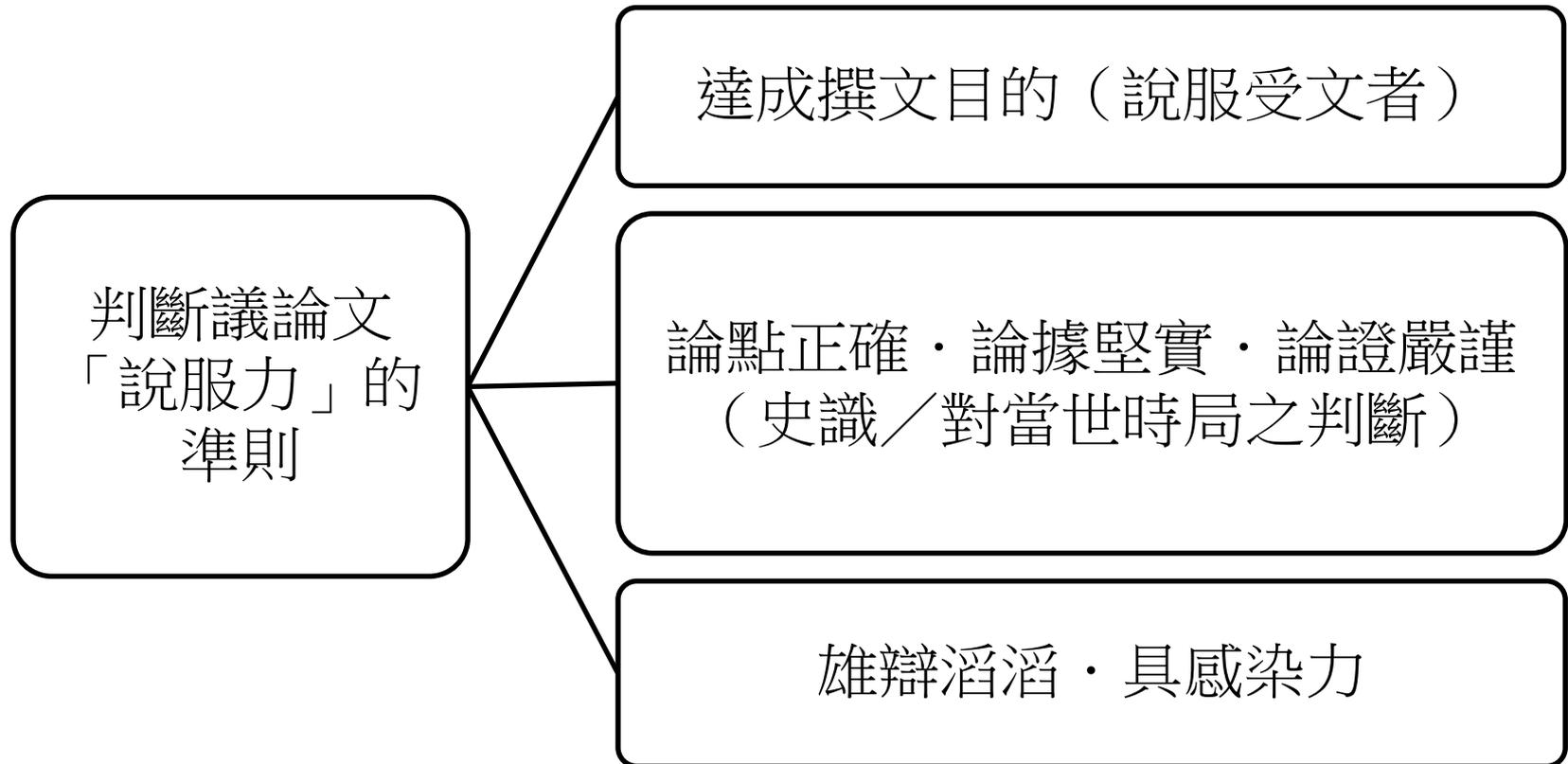
主題三：美人之美與各美其美

——隱士與君子（《愛蓮說》及其他）

主題一：感染力與說服力
——以史論政，借古諷今（《六國論》及其他）

蘇洵《六國論》是否具說服力？

就蘇洵《六國論》言之，判斷其說服力應包含以下各項指標：



蘇洵《六國論》撰文目標、論點、文學筆法如下圖：

撰文 目的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• 北宋朝廷終止歲幣政策• 得蒙引薦
論點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• 對秦統一的認識：六國弊在賂秦• 對北宋局勢的認識：日削月割，或致從六國破亡之故事
文氣及 感染力	<ul style="list-style-type: none">• 提綱挈領• 舉例論證、引用論證、比喻論證、對比論證、正反立論• 借古諷今

蘇洵對北宋外交政策的看法

蘇洵《審勢》：

（宋）方數千里，擁兵百萬……如此之勢，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。

（宋）弱在於政，不在於勢。

蘇洵《審敵》：

匈奴（按：此指遼）……其心常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……彼必曰戰而勝，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。

賄益多，則賦斂不得不重；賦斂重，則民不得不殘。

勿賂則變疾而禍小，賂之則變遲而禍大。

天下之大計，不如勿賂。

《審敵》、《審勢》連同《六國論》構成蘇洵對北宋外交的主要觀點：

- 一· 宋兵力足可抗外敵；
- 二· 北宋怯於外敵，委曲求和，議和並非「勢」而是「政」的問題；
- 三· 厚賂使民困乏；
- 四· 賂敵使敵我國力此消彼長；
- 五· 變疾禍小、變遲禍大。

現代學者對六國破滅、秦國一統成因的看法

呂思勉認為秦克併六國因其地勢形便、俗尚強悍而侈靡之風未甚，並能用法家之說。

——呂思勉，《先秦史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2，據1941開明書店版影印），頁242-243。

錢穆認為秦國地勢險塞及兵力強盛固為主因，惟最重要的還是當時一般意向所促成。

——錢穆，《國史大綱》，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4），冊二十七，頁135。

勞榦以為由於六國不相合作、齊國中立使秦可傾全力弱化楚國。

——勞榦，《秦漢史》（臺北：華岡出版有限公司，1970），頁3。

嚴耕望提出「秦國之民好武尚力，則喜爭鬪，商鞅以法繩之，轉移其好鬥天性於對外」的觀點。

——嚴耕望，《戰國時代列國民風與生計——兼論秦統一天下之一背景》，《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91），頁110。

諸家分析各有見地，其一致處是：均未言《六國論》割地賂秦為秦統一的關鍵原因。

蘇洵錯了嗎？

趙翼《廿二史劄記·和議》：

宋之為國，始終以和議而存，不和議而亡，蓋其兵力本弱……耳食者徒以和議為辱，妄肆詆譏（粵音希，欺瞞），真所謂知義理而不知時勢。

徐夢莘《三朝北盟會編》載宣和四年（1122）宋昭云：

議者謂歲賜浩瀚，虛蠹國用，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。蓋祖宗朝賜予之費，皆出於榷場。歲得之息，取之於虜，而復以予虜，中國初無毫髮損也。

徐夢莘《三朝北盟會編》載紹興八年（1138）曾開云：

歲幣乃邦賦之餘，則可以供之……富弼乃議榷場之貨，百有五十萬，所收乃其（遼）地所入。

李燾《續資治通鑑長編》載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王旦云：

雖每歲賜遺，較於用兵之費，不及百分之一。

富弼《上河北守禦十三策》：

河湟百姓，幾四十年不識干戈。歲遺差優，然不當用兵之費百一二焉。

現代學者日野開三郎、張亮采、陶晉生均指出：不能簡單認為和議包含納「歲幣」，必然致使宋朝整體財政虧損，還須從和議簽訂後北宋權收益、開墾田地等範疇全面考慮北宋外交政策的利弊。就此而論，未可輕言「歲幣」直接導致北宋國庫空虛。

- 日野開三郎：《銀絹の需給上よりみた五代・北宋の歲幣・歲賜》（上及下），見《東洋學報》第35卷第一、二號（1952年），頁19-41；1-26。
- 張亮采：《宋遼間的榷場貿易》，《東北師範大學科學集刊》第3期（1957年），頁146-155。
- 陶晉生：《遼的宋政策與貿易》，《宋遼關係史研究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社，1983年），頁43-56。

最值得注意的是蘇軾、蘇轍的觀點。

蘇洵《六國論》以賂秦為六國破滅之道，但蘇軾《論秦》卻說秦「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，其不敗於楚者，幸也。」原因是秦先以李信、復使王翦攻楚，「空國而戰」，其時倘齊國「以久安之齊而入厭兵空虛之秦，覆秦如反掌也。」換言之蘇軾認為到了戰國末年，齊國亦可反擊秦國甚至亡秦；《論秦》末後再次重申「秦之不亡，幸也」、「始皇幸勝」，反覆論證戰國孰勝孰敗，變數很多。《論秦》篇中完全沒有提及「賂秦」。

蘇軾《策畧二》：

臣嘗讀《吳越世家》，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，而行成於吳，凡金玉女子所以為賂者，不可勝計。既反國，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，使大夫女女於大夫，士女女於士，春秋貢獻，不絕於吳府。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，承敗亡之後，救死扶傷之餘，而賂遺費耗又不可勝計如此，然卒以滅吳，則為國之患，果不在費也。

蘇轍《北狄論》：

昔者六國之際，秦人出兵於山東，小戰則殺將，大戰則割地，兵之所至，天下震慄。然諸侯猶帥(同率)其罷散之兵，合從(同縱)以擊秦，砥礪戰士，激發其氣。長平之敗，趙卒死者四十萬人，廉頗收合餘燼，北摧栗腹(燕國將領，敗於廉頗)，西抗秦兵，振刷磨淬(同淬，磨鍊)，不自屈服。故其民觀其上之所為，日進而不挫，皆自奮怒以爭死敵。

其後秦人圍趙邯鄲，梁王使將軍新垣衍如趙，欲遂帝秦，而魯仲連慷慨發憤，深以為不可。蓋夫天下之士，所為奮不顧身，以抗強虎狼之秦者，為非其君也。

蘇轍《北狄論》對六國的描述，與蘇洵《六國論》一正一反。

《北狄論》中，六國諸侯猶帥其罷散之兵，合縱擊秦，壯懷激烈。蘇洵《六國論》中，六國日割月削，苟且偷安。

更讓人詫異的，是蘇轍的《歷代論·燕薊(粵音計)》。

蘇轍《歷代論·燕薊》開篇首句言「何謂割燕、薊(粵音計)之利?」帶出文章認為後晉割地有利北宋外交的新穎觀點，繼之言真宗「知其(遼)有厭兵之心，稍以金帛啖之。虜欣然聽命」，澶淵之盟後「北邊之民，不識干戈。此漢、唐之盛，所未有也。」

後晉割讓燕雲十六州何以有利北宋？

蘇轍《歷代論·燕薊》觀點包括：

- 一· 契丹既得廣袤土地，如「熊、虎之搏人，得牛而止」，
「犬羊之心，醺然而足」，已無侵宋之心；
- 二· 和約既成，契丹「俯首奉約，習為禮義」，較之「漢文帝待之以和親，而匈奴日驕。武帝禦之以征伐，而中原日病」，成效尤彰；
- 三· 契丹據有全燕後，已無南侵意圖，北宋以金帛即已換來太平，是「吾無割地之恥，而獨享其利，此則天意，非人事也。」

蘇轍《論西事狀》（元祐二年1087）分析宋夏和議，說：

雖棄捐金幣，以封殖寇讎，小人謂之失策；而分別曲直，以激勵將士，智者謂之得計。此所謂行事之得失也。

蘇轍不認為可簡單視歲幣即為弊政，而得看執政者是否能因勢利導，藉北宋連年恩賜外國，西夏不知感恩這一極端對比，煽動西夏「士民自知其不直」，讓北宋將士更加義憤填膺，因而「皆有鬪志，易以立功」；如此，表面上耗損國力的歲幣，反可成為西夏國亂，北宋眾志成城，自可轉危為安，轉弱為強。

蘇轍《進策五道·第四道》：

蓋古之英雄，能忍一朝之恥，而全百世之利。臣以為當今之計，禮之當加恭，待之當加厚……務以無逆其心，而陰墮其志，使之深樂於吾之賄賂，而意不在我。而吾亦自治於內……而內收至強之實……彼怠而吾奮，彼驕而吾怒。及此而與之戰，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之強者也。

蘇洵《六國論》說得對嗎？

對啊！蘇洵這樣說：

如果齊「不與嬴而助五國」；

如果趙不殺李牧；

如果燕不行刺客之計；

如果六國封天下之謀臣，禮天下之奇才；

如果六國團結，并力西嚮；

——則勝負之數，存亡之理，當與秦相較，「或」未易量。

蘇洵《六國論》篇末補上一筆，意思變成：

如果六國不是犯了致命原因 **a** + 致命原因 **b** + 致命原因 **c**（以此類推），以及如果六國執行保國政策 **a** / 保國政策 **b** / 保國政策 **c**（以此類推）

「或有助」（「或無助」）不趨於亡。

這哪還是開篇所說：「賂秦而力虧，破滅之道」的命題？

「賂秦」通其量只是六國破滅其中一個原因，而不是必然原因。

蘇洵《六國論》沒說甚麼？

他沒說：六國互相攻伐（因為這不能對應「大一統」的北宋）

他沒說：六國有冗官冗兵之病（因為這不是事實，雖然北宋出現這個麻煩，但六國的故事對應不上）

他沒說：北宋未曾割地（「燕雲十六州」是後晉石敬瑭割讓與契丹的，與趙宋朝廷無關）

他沒說：北宋予遼的「歲幣」，相對軍費開支根本微不足道。

蘇洵(1009-1066)死後62年，靖康之難 (1126-1127)，二帝被虜，宋室南渡。那是因為「賂遼力虧，破滅之道」嗎？

今存文獻看不到南渡時人抱有這個觀點。

蘇洵《六國論》對六國敗亡原因析述的判斷，說服了誰？

張方平《文安先生墓表》：

既而得其（蘇洵）所著《權書》、《衡論》閱之，因論蘇君：「左丘明、司馬遷之善敘事，賈誼之明王道，君兼之矣。」

歐陽脩《薦布衣蘇洵狀》：

其所撰《權書》、《衡論》、《幾策》二十二篇，辭辯閎偉，博於古而宜於今，實有用之言，非特能文之士也。

蘇洵《上皇帝書》：

曩臣所著二十篇，略言當世之要。陛下雖以此召臣，然臣觀朝廷之意，特以其文采詞致稍有可嘉，而未必其言之可用也。

南宋以後，特別是明代隨着古文選本愈來愈多，出現了不少針對蘇洵單篇文章的評論。

清·浦起龍論次《古文眉詮》：

若就六國言六國，（蘇洵）不如次公（蘇轍）中肯，而警時則此較激切。

清·馬位《秋窗隨筆》：

夫六國俱係封建，非開創者，何得云暴霜露、斬荊棘？要是借六國發議，以刺時事。

乾隆敕編《唐宋文醇》批語：

夫仁宗之所以為仁，而非小賢之所能測者，正在和契丹一事。

林紓《春覺齋論文·述旨》指出：「蘇家文字，喻其難達之情，圓其偏執之說，往往設喻以亂人觀聽」，再細緻推敲，「則又多罅漏可疑處」，另一方面林紓也認同「蘇氏之文，多光芒，有氣概……不戰已足屈人之兵。」

郭預衡《歷代散文史話》（北京：中國文聯出版社，2009年）提出「某種藝術性，是和它的思想傾向相矛盾」的命題，並舉蘇軾文為例謂其「往往在表達平庸的思想的同時，卻具有相當的藝術感染力。」

論者對蘇洵《六國論》是否具說服力眾說紛紜，原因是對「說服力」的概念及其評價準則理解不一所致：立足史學者或以其不符戰國實情，紙上談兵，故常見貶抑；立足古文創作者或常因其雄辯滔滔，借古諷今，每多褒揚。

相對於這兩種判斷，甚少人提及蘇洵確因《權書》等論辯文章蒙張方平、歐陽脩引薦——這也是從文本外因可見《權書》具某方面說服力（說服受文對象）的證明。

雖然如此，《六國論》「勿賂」的主張畢竟未被北宋朝廷採納，張方平、歐陽脩甚至蘇軾、蘇轍也不見得全盤接受蘇洵《六國論》觀點，這又反映蘇洵這篇文章雖能一新讀者耳目，卻非具無可置疑的說服力。

就議論文教學而言，蘇洵《六國論》兼具歷史評論（史學）及文學創作（美學）性質所引致的多元評價，不僅不應視為教學難點，卻應以之為培養學生分析及評論能力的契機。文學化議論文提供了非常便捷的切入點，能讓教師設計「中國語文——中國文學——中國歷史」**跨學科學習活動**，並引導學生思考：

- 若《六國論》論點、論據、論證言之成理，何以未為古今治戰國史權威學者採納？
- 若《六國論》對戰國形勢的認識明顯偏頗，何以仍頗為時人（雷簡夫／張方平／歐陽脩）注目？且為千古名篇？
- 論點正確、論據堅實、論證嚴謹是否判斷說服力的全部準則？文章的布局謀篇、修辭技巧對形成說服力有何助益？
- 除文章內因外，還有何外因，足可影響論者（受文者）對文章觀點的判斷？
- 或最根本的問題：若說蘇洵《六國論》說服力強，這篇文章到底說服了誰？

主題二：想像力與再創造

——與造物者遊與無待

（《莊子·逍遙遊》、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及其他）

《逍遙遊》內容大要

第一節	1. 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幾千里也；化而為鳥，其名為鵬。	物化
	2. 蜩與學鳩笑之……之二蟲，又何知。	小知不及大知 小年不及大年
	3. 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鄉，德合一君，而徵一國者，其自視也亦若此矣。	小知不及大知
	4. 宋榮子、列子尤有所待。	惡乎待
	5. 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彼且惡乎待哉。	無待
	6. 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	無己·無功·無名

第二節	<p>1. 堯讓天下於許由，自視缺然</p> <p>2. 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，而我猶代子，吾將為名乎？名者，實之賓也，吾將為賓乎？</p>	去位 捨名
	<p>3. 肩吾問於連叔曰：「藐姑射之山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膚若冰雪，淖約若處子；不食五穀，吸風飲露；乘雲氣，御飛龍，而遊乎四海之外。其神凝，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。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」</p>	小知不及 大知
	<p>4. 連叔：「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將旁礴萬物以為一，世蘄乎亂，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！之人也，物莫之傷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而土焦而不熱。是其塵垢秕糠，將猶陶鑄堯、舜者也，孰肯以物為事！」</p>	物物而不 物於物
	<p>5.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，越人斷髮文身，無所用之。</p>	無所用， 無執見
	<p>6. 堯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內之政，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陽，窅(粵音夭，沉寂)然喪其天下焉。</p>	無定貴

第三節	1. 惠子謂莊子曰：「魏王貽我以大瓠之種……吾為其無用而培之。」	拙於用大
	2. 不龜手之藥——能不龜手一也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澌洸，則所用之異也。	小知不及大知
	3. 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？	無執見
	4. 樗樹不夭斤斧。	全身與天年
	5. 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；不夭斤斧，物無害者。無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	彷徨 逍遙

第一節：

小知不及大知→有待與無待→無己無功無名

第二節

小知不及大知→物物而不物與物→無所用無執見無定貴

第三節

小知不及大知→全身與天年→彷徨與逍遙

再重讀這段話：

子有大樹，患其無用，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，廣莫之野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。

——「彷徨」和「逍遙」的主語是「子」；不是「樗樹」。

這個「人」，是《逍遙遊》中備受莊子諷刺挖苦的惠子。

但「逍遙」不是《逍遙遊》中最極至的境界嗎？

連宋榮子、列子也猶有所待，怎麼惠子種一棵樗樹，就能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」？

「逍遙」、「有用」/「無用」、「天年」的關係是甚麼？

「天年」是萬物方生方死的其中一個變化節奏；「盡天年」，即讓這個變化順乎自然，圓滿發生，不要干擾它。

人間的「有用」、「執於一偏」破壞了自然變化。人間的「有用」，與天地的「無用之用」相衝突。

不龜手之藥，「或以封，或不免於泝澣統」，這是「小知不及大知」。

但藉不龜手之藥封侯封土就是「逍遙」嗎？不是！

第一節：

小知不及大知→有待與無待→無己無功無名

第二節

小知不及大知→物物而不物與物→無所用無執見無定貴

第三節

小知不及大知→全身與天年→彷徨與逍遙

《逍遙遊》第三節從「不龜手之藥」發展至「樗樹」的寓言，兩者的層次是有所不同的，後者才是《逍遙遊》意欲表達的最高境界。

真正的「逍遙」，是無所用心（無己無功無名、無所用無執見無定貴）、盡其天年、安於物化。

但怎麼惠子種一棵樗樹，就能「彷徨乎無為其側，逍遙乎寢臥其下」？

當然了，《逍遙遊》中莊子說：這棵樗樹，得種在「無何有之鄉」呢。

連宋榮子都「猶有未樹」（不能「無」），列子也「猶有所待」（不能「無有」）——倘若惠子置身「無何有之鄉」（無），這是何等境界！

《莊子·列御寇》：

彼至人者，歸精神乎無始，而甘冥乎無何有之鄉。

《莊子·應帝王》：

無名人(按：聖人無名)曰：「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，厭，則又乘夫莽眇(疏：深遠之謂)之鳥，以出六極(四方上下)之外，而遊無何有之鄉，以處壘垠(粵音擴浪，曠野)之野。」

惠子如能躺在無何有之鄉的樹下，意味得道，不啻聖人。

我對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的印象是：這篇文章十分《逍遙遊》。

	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	《逍遙遊》	焦點
1	自余為僇人，居是州，恆惴慄。	/	心裏不安惴慄
2	日與其徒上高山，入深林，窮回溪，幽泉怪石無遠不到。	野馬也，塵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蒼蒼，其正色邪？其遠而無所至極邪？	以為已窮盡景色/世界，無遠不至。
3	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，皆我有也，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。	其視下也，亦若是則已矣。	自以為是，不知西山怪特/天高地厚
4	因坐法華西亭，望西山始指異之。遂命僕人過湘江，緣染溪，斫榛莽，焚茅茷，窮山之高而止	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	着力開拓/積厚

	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	《逍遙遊》	焦點
5	凡數州之土壤，皆在衽席之下。	故九萬里，則風斯在下矣。	眼光闊大 騰空鳥瞰
6	然後知是山之特立，不與培塿(粵音陪柳，小丘)為類	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	西山/大知 勝培塿/小知
7	悠悠乎與顥氣俱，而莫得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不知其所窮……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。	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	逍遙無我 與顥氣俱 與造物者 (天地)遊
8	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，遊於是乎始	/	「知」遊 之方始

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大量借用《逍遙遊》筆法、觀念，顯是柳宗元刻意為之，熟悉《莊子》的中唐時人，也必然有此聯想。

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寫於元和四年(809)。

從「永州八記」第三篇《鈷鉬潭西小丘記》記載「得西山後八日」，柳宗元憐借小丘「棄是州」可見，柳宗元其實並不真正逍遙物外。柳宗元對政治的關心執着，更不是《莊子》的觀念。

另一方面，就文學創造性而言，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的開篇、收筆，也確能自立、不因循。

那麼，《始》篇在承襲、轉化《逍遙遊》觀念的同時，思想及筆法的新意何在？

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

(黃帝曰：) 生也死之徒，死也生之始，孰知其紀(紀綱)！
人之生，氣之聚也；聚則為生，散則為死。若死生為徒，吾
又何患！故萬物一也，是其所美者為神奇，其所惡者為臭腐
；臭腐復化為神奇，神奇復化為臭腐。故曰：『通天下一氣
耳。』聖人故貴一。」

再看另一篇柳宗元寫於永州時期的文章。

柳宗元《乘桴說》：

子曰：「道不行，乘桴浮於海，從我者其由與！」子路聞之喜。子曰：「由也，好勇過我，無所取材。」

說曰：海與桴與材，皆喻也。海者，聖人至道之本，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。桴者，所以遊息之具也。材者，所以為桴者也。

《易》曰：「復其見天地之心乎？」則天地之心者，聖人之海也。復者，聖人之桴也。所以復者，桴之材也。孔子自以拯生入之道，不得行乎其時，將復守至道而遊息焉。

柳宗元拓展了《論語》著名的「乘桴浮於海」說，建基於《易》「天地之心」的描述，以之指向儒家的「道」。

聖人就算不用於世，仍可「遊於道之本(海)」，浩然來往。

學術界一般認為柳宗元很受天台宗影響，柳宗元《嶽州聖安寺無姓和尚碑》這樣說：

佛道逾遠，異端競起，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。和尚紹承本統，以順中道，凡受教者不失其宗。生物流動，趨向混亂，惟極樂正路為得其歸。

柳宗元認為「中道」、「極樂正路」的內涵是甚麼？同一篇文章最後的「銘曰」：

道本於一，離為異門。以性為姓，乃歸其根。無名而名，師教是尊。假以示物，非吾所存。大鄉不居，大族不親。淵懿內朗，沖虛外仁。

柳宗元在永州時期思想觀念的突破性在於：他以「遊」和「氣」為主軸，融合三教。

這也呼應了他自己說：「道本於一，離為異門。」

柳宗元認為：儒釋道的形式不過是「道」的不同呈現，就「天地之心」、「悠悠乎與顥氣俱，洋洋乎與造物者遊」的觀念而論，三教並無二致。

這種「認識」，在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中，即表現為「知吾嚮之未始遊，遊於是乎始」。

柳宗元在永州所寫的另一篇《法華西亭夜飲賦詩序》中再次重覆：

予既謫永州，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，大江連山，其高可以上，其遠可以望，遂伐木為亭，以臨風雨，觀物初。而遊乎顥氣之始。

與其說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呈現了柳宗元已然逍遙物外，與顥氣遊，倒不如說：他強調的是他「知」「道之始」。

他從「未始『知』西山之怪特」，「然後『知』是山之特立」，再「然後『知』吾嚮之未始遊」，再然後，由「知」而「行」，「遊於是乎始」。

柳宗元「知」自己「悠悠乎與顥氣俱，而『莫得』其涯；洋洋乎與造物者遊，而『不知』其所窮」時，他才能自得。

再直接說：柳宗元「知道」自己在「不知」的時候，才最快樂。

但當柳宗元亟亟強調「知」「道之始」——這還是《莊子·逍遙遊》的觀念嗎？

《逍遙遊》說：

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氣之辯，以遊無窮者，**彼且惡乎待哉！**故曰，至人無己，神人無功，聖人無名。

不待「知」而「遊」，是《逍遙遊》和《始得西山宴遊記》的主要分別。

主題三：美人之美與各美其美
——隱士與君子

（《愛蓮說》及其他）

1990年11月，費孝通在「東亞社會研究討論會」的題辭：

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與共，天下大同。

參費孝通著，方李莉編：《費孝通論文化藝術與美好生活建設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21），頁278；並參費孝通：《反思·對話·文化自覺》，《北京大學學報》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（1997年第3期），頁15-22。

周敦頤何以「獨愛」蓮，他不愛菊嗎？

周敦頤《愛蓮說》：

晉陶淵明獨愛菊；自李唐來，世人甚愛牡丹；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遠益清，亭亭淨植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。

《愛蓮說》中「獨愛」這說法有排他性，即「只愛」，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水陸草木之花是作者喜愛的。

周敦頤舉出牡丹作為反面襯托，這容易理解。但他何以提及「晉陶淵明獨愛菊」？

梁·沈約等《宋書·陶潛傳》：

(陶潛)以為彭澤令……郡遣督郵至，縣吏白應束帶見之，潛歎曰：「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。」即日解印綬去職。賦《歸去來》。

陶潛明在義熙三年(407)，作《感士不遇賦》，序文云：

昔董仲舒作《士不遇賦》，司馬子長(司馬遷)又為之。余嘗以三餘之日，講習之暇，讀其文，慨然惆悵。夫履信思順，生人之善行；抱樸守靜，君子之篤素。自真風告逝，大偽斯興，閭閻(鄉里)懈廉退之節，市朝驅易進之心。懷正志道之士，或潛玉於當年；潔已清操之人，或沒世以徒勤。故夷(伯夷、叔齊)皓(商山四皓：東園公、甬里、綺里季、夏黃公)有「安歸」之嘆，三閭(屈原)發「已矣」之哀。悲夫！

《論語·公冶長》

子曰：「道不行，乘桴浮于海。從我者其由與？」

《論語·衛靈公》

子曰：「直哉史魚！邦有道，如矢；邦無道，如矢。君子哉蘧伯玉！邦有道，則仕；邦無道，則可卷而懷之。」

《論語·泰伯》

子曰：「……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；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」

此一時，彼一時。周敦頤並不否定歸隱，但《愛蓮說》作於宋仁宗嘉祐八年（1063），非如陶潛身處的晉宋亂世。

陳師錫《上徽宗論任賢去邪在于果斷奏》：

（仁宗）擢用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、韓琦，以至慶曆、嘉祐之治，為本朝甚盛之時，遠過漢、唐，幾有三代之風。

朱熹《少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魏國公贈大師謚正獻陳公行狀》記陳俊卿曰「本朝之治惟仁宗為最盛」，勸勉孝宗「專以仁宗為法，而立政任人之際，必稽成憲而行，則慶曆、嘉祐之治不難致。」

《愛蓮說》有三處提及「菊」，即——

「晉陶淵明獨愛菊」

「菊，花之隱逸者也」

「菊之愛，陶後鮮有聞」

這完全不涉及對菊的外觀描寫，聚焦的是菊所象徵「隱逸者」的意義。

《愛蓮說》寫於嘉祐八年，當時周敦頤任虔州通判。他並不「性本愛丘山」，從康定元年（1040）他24歲任洪州分寧縣主簿算起，直至熙寧五年（1072）因病辭官，翌年離世。周敦頤大抵是一生為官的。

《愛蓮說》「出淤泥而不染」中的「淤泥」，非指亂世或時政，而是指能「污染」人心的各種外因。

晁迥（951-1034）《法藏碎金錄》卷4：

夫煩惱者，菩提之本根。 居此世界中，若有智力明果照了練習，可以學出世之法也；不同在天逸樂，因而自恣反淪墜耳。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花，蓮花生於淤泥濁水之中矣。

劉黻（1217-1276）《淨友·蓮》：

淨友何亭亭，脩潔得自性。本生淤泥中，乃與玉同瑩。

姚勉（1216-1262）《豫章新建淨社院記》：

吾儒之所謂淨者，在《書》為「精一執中」，在《易》為「洗心藏密」，在《語》為「克己復禮」，在《孟》為「盡心知性」。所謂蓮者，在周子之說曰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遠益清，亭亭淨植。」嗚呼！此吾之所謂淨土蓮社者也。

周敦頤《題蓮》：

佛愛我亦愛，清香蝶不偷，
一般清意味，不上美人頭。

關於《愛蓮說》的學習重點與教學策略尚可參考謝向榮博士「文言經典閱讀與賞析（十四）：論說有法·周敦頤《愛蓮說》賞析」*。

今天的重點是：除了無妨引導學生「美人之美」，認同周敦頤的選擇之外，我們可以「各美其美」嗎？

結語

中國語文科課程中的文學文化，意味甚麼？

這意味在追尋和發現作品蘊含的文學及文化意涵之時，教師可吃透文本，掌握相關的文學文化學習元素，擬設合適的學習活動，**引導學生理解和賞析文本，培養審美能力和提升文化素養**，從而**建構讀者與作品的關係**。就像一千多年以前，柳宗元轉化《莊子》思想為己用，或像蘇洵重新塑造「六國破滅」的因由一樣。

但是，這種詮釋卻不應標奇立異，不一定要破而後立。

同學當然可以全盤接受前人的判斷，就像顏回一樣——

《論語·為政》

子曰：「吾與回言終日，不違如愚。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發。回也，不愚。」

相反，要摒棄的是人云亦云，強記硬背，不求甚解。